

肖仁福作品集

如履薄冰无宁日 离苦得乐有禅心

待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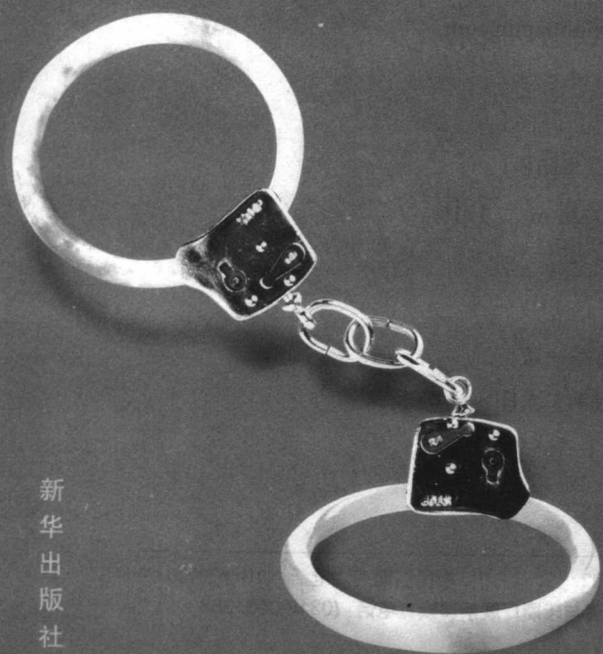
肖仁福 著



新华出版社

待過

肖仁福 著



新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待遇 / 肖仁福著. — 北京: 新华出版社, 2006.10

(肖仁福作品文集)

ISBN 7-5011-7655-8

I. 待… II. 肖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12655 号

待 遇

责任编辑: 许 新

特约编辑: 张 奇

装帧设计: 大象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新华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

网 址: 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

邮 编: 100043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市天竺颖华印刷厂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18.25

字 数: 300 千字

版 次: 2006 年 11 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06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5011-7655-8

定 价: 22.00 元

本社购书热线: (010)63077122

中国新闻书店电话: (010)63072012

图书如有印装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: (0316)3531388



肖仁福，湖南邵阳人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做过中学语文教师，之后供职于市县政府多个部门，现在文联工作。2008年开始小说创作，发表文学作品数百万字，出版有长篇小说《意图》《官运》《位置》《待遇》《心腹》，小说集《箫声曼》《局长红人》《脸色》等。

从组织部到政协，冯国富从炙手可热到门可罗雀，心里这结是很难解开的。失去了权力的他就像被拔了牙的老虎，只落得被「犬」欺的境地。他能走出权与利的藩篱吗？他能甘于大权旁落的尴尬吗？他能容忍周围人那冷漠的目光和讥讽的声调吗？他能最后离苦得乐，完成自我救赎吗？

责任编辑：许 新

特约编辑：张 奇

封面设计： 大象设计工作室
010-84803033 刘 清

待遇 目录

■	■	■
待	闲	后
遇	人	记
—	—	—
—	—	—
001	223	285



待 遇

.....

001-222

从此冯国富再没要过专车，每天上下班都走路，只出差或开会赶急，偶尔坐坐车。他觉得脚踏实地，走在平常的路上的感觉，既实在又自如。原来走路就是待遇，最丰厚的待遇。

文心如茶

多年来,我每天都要经过两个地方,一家幼儿园,一所重点小学。我鼻梁上架着近视眼镜,视力却还算不错,经常能在接送孩子的大人里发现一些特殊人物,那就是已退位的老领导,或刚从实职位置挪到虚职岗位的二线领导。表面看去,这些前领导与常人已没什么两样,可你睁眼细瞧,就会发现他们面色颓丧,神情木然,若有所失的样子,不像吾等草民老是左顾右盼,仿佛树上有钞票会往下掉似的。我还有一个习惯,在电脑前坐累了,喜欢随处乱转,偶尔也会与这些前领导遭遇。过去他们工作繁忙,出车入辇的,自然不肯将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,随便在街首巷尾抛头露面。偏偏我做了十多年秘书和主任,为领导服务惯了,一见领导,也顾不得是前领导还是现领导,忍不住要低头哈腰,步点莲花,趋附而前,看领导有没有用得着咱的地方,或有什么指示精神要坚决贯彻到单位和基层,落实到企业和个人。岂料人家神色灰暗,目光黯淡,见山不是山,我只得知趣而退。想当初他们高居台上时,何等的气宇轩昂,神采飞扬!谁知眨眼之间,已是明日黄花,风光不再。我不免心生感慨,不时冒出写写这些前领导的想法。有想法也就有写法,不知不觉便写成这个二十余万字的小说。

小说的故事并不复杂,享受副师级待遇的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冯国富正当盛年,本来是要再往上走的,却突然被安排去政协做了副主席,成为名符其实的二线领导。位置的挪动,失去的不仅仅是炙手可热的权力,还有看得见和看不见的种种待遇。冯国富心里失衡了,老是适应不过来。原来从权力的宝座上下下来后,他怎么也没法真正回落到地上,而是一直在空中悬浮着。这有点像美国登月宇航员,登上月球,在上面行走的时候,心醉神迷,灵魂出窍,仿佛到了天国,不知今夕何夕。

待到返回地球，已不可能从那种奇妙的感觉里走出来了，就像被鸦片涂改过的生命，一辈子饱受折磨，根本没法再做纯粹的地球人。也许人就是这样，到过高处，想再降落低处，总是不那么容易。好在冯国富比美国登月宇航员幸运，最后还是逐渐觉醒过来，重新回归到地上。

与我过去的作品稍有不同，这个小说不再以谋权和用权为主要叙述对象，而重在叙写权力旁落后的人生况味。正在上演的戏剧，自然备受关注，一旦曲终人散，又有谁还会想起那不声不响走向后台的演员呢？只怪我这人好奇心强，看多了台上的表演还不够，忍不住要跑到后台，去看正在卸装或已卸装的演员。台上的戏总是精彩的，只是戏终归是戏，演技再精，做工再巧，也是演出来，做出来的，不是真实本身。而后台却不同，已没有观众，没有追光灯追着，再怎么演，怎么做，也赢不来掌声和鲜花，一切已归于平淡。平淡才是真，真实的东西可信，让人难以释怀。

我也弄不太明白，为什么会对后台发生兴趣。也许跟我的年龄有些关系吧。我是1960年生人，今年整整四十六岁。有人说四十六还是青年，要翻过这个坎才算中年，我对此说法一直持有怀疑态度。俗话说，人过三十是半世。圣人也有言，四十而不惑。一石米已吃完一头，人都不惑了，还属于青年，实在说不过去。我因此不太敢搞笑，还将自己看做是所谓的青年，觉得已走过人生的正午，到了斜阳西向的午后。人生有不同的阶段，少儿是早晨的牛奶，鲜嫩；青年是上午的咖啡，浪漫；壮年是正午的酒，浓烈；中年是午后的茶，醇和。我一辈子没有什么嗜好，与烟酒无缘，牛奶咖啡可有可无，却特别喜欢喝茶，尤其是四十岁之后。可巧我最重要的小说，都是人到中年，喝着我喜欢的茶写出来的。茶为草中英，喝茶能喝出佳味，喝出妙趣和品位，还能喝出禅意，叫茶禅。可谓空山人不见，想见品泉心。所以世上有戒烟戒酒的，甚至有戒色的，却从没听说有戒茶的。茶可当牛奶，当咖啡，当烟酒，甚至当色，牛奶咖啡和烟酒色，却不可当茶。原来茶是可以托付终身的。茶自有茶性，茶性温馨绵远，苦涩不失芬芳，高洁不失平和，可酽可淡，可温可热。因此茶性最与文心相近，茶品最与文品相合。我这里说的当然是真文心真文品，跟以文为敲门砖，沽名钓誉，走捷径者无涉。有人发表几篇文章，印一两个本子，便又长职称，又长级别，又长待遇，我却是扔下既得利益和看得见的仕途，退居书斋，写我的小说的。文学早已边缘化，甚至成为人们嘲讽的对象，我肖某人竟然不识时务，干起文学的

勾当来，实在是神经搭错了地方。我也知道文学不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，可这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文学让我坦然自在，就如我钟爱着的茶一样。视文心为茶心，当文品为茶品，那么品尝着杯中佳茗，或读书，或写作，在众人皆为名利所累的今天，的确是件很奢侈的事。

我这里酸劲大发，谬谈文道和茶道，其实最要说的是人到中年，喝着人生的下午茶，心态无意间已发生某些变化。你也许对过去亟亟以求的名利和权色，不再那么热衷，却恍然明白了诗佛王维为什么会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。云卷云舒，去留无意，一切终会随风而逝。物质不灭定律认为，逝者逝矣，却并没消失，只不过已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。三界和五行之外，是不是有一个我们看不见，却心向往之的彼岸？多少年来，我们对彼岸好像不再在乎，而沉迷此岸太深，急功近利，现买现卖，误以为种瓜必得瓜，种豆终得豆，不曾想往往栽下西瓜，结出芝麻，播下龙种，长出跳蚤。

文心如茶，茶再浓也会淡，再热也会冷。浓淡是茶，冷热是茶，就如世情有冷暖，世态有炎凉，世道有深浅。壶里乾坤大，杯中日月长，尝过品过领悟过，才解其中真味。真味入文，文亦可入眼，甚或可入心也。

市委副书记杨家山在省里开完会，刚回楚南，就给冯国富透露了一个最新消息。

却不是什么好消息。冯国富满心失落，虽然努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，表情还是显得有些不太自然，碰上有人跟他打招呼，嘴角的肌肉怎么也调整不过来。

市委大院里的人都知道，冯国富是杨家山的人。当年杨家山在楚宁做县委书记，冯国富就是他手下的组织部长。不久杨家山荣升市委副书记，虽然暂时只是分管意识形态和农业，冯国富还是在他的作用下，调市委组织部做了副部长。没到两年，杨家山雄居党群副书记宝座，冯国富也做上常务副部长。常务副部长是个什么角色，官场中人都心里有数。一个地方的组织部长都是异地为官，做上两三年，地方上的干部还没认全，便会调走，或荣升副书记。常务副部长却不一定是外地人，如果像冯国富那样，还能在一般副部长任上干过，后面又有党群副书记撑着，自然一言九鼎，说话是话。楚南官场就曾流传着这么一句戏言：要进步，找国富。戏言不戏，事实是谁想在楚南官场有所作为，只要他冯国富点了头，杨家山一般都会首肯，组织部长更不会有异议。

后来有一个县出了事，县委书记被降职使用，留下一个肥缺，冯国富觉得机会难得，特意找杨家山汇报思想。杨家山不同意，说按照楚南市的惯例，一般要在两个地方做过县委书记，才有机会进市里班子，还不如先就地解决副师级待遇，等有了相应位置，再见机而作。冯国富知道杨家山的意思，他是不想让别人到组织部来做这个常务副部长，要留住他这个老部下。同时也是替冯国富着想，当时他已四十大几，到县里转上十年八载的，年过五十五，升官没有谱，进市委市政府班子哪还有

你的戏？最好的安排也就是人大或政协的副职了。冯国富也就听话地留了下来。第二年杨家山便给他解决了市委助理巡视员的待遇，当然常务副部长的职务还继续兼着。助理巡视员虽然不是什么实职，却也有职数管着，一般是用来安抚那些在重要位置上熬够了年头即将下去的正处的，安排给正当盛年的组织部常务副部长，这种情况确实不多。不过官场中个个都是明白人，大家知道冯国富跟别人不同，他肯定不会将这个助理巡视员的帽子戴到退休那天，过不了两年，就会有副师的实职等着他，不是市委常委，至少也是政府副市长位置。省里早已传来风声，杨家山要接市委书记的班。水涨船高，到时杨家山上去了，谁也没本事拦住冯国富不上。

可这次省委班子临时异动，新的省委敲定的楚南人事盘子里，市委书记换了一位姓吴的，杨家山将被安排到人大去做主任。按照杨家山原来的设想，他做了市委书记，冯国富虽是楚南人，做不了市委组织部，进常委做市委宣传部长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。不想风云突变，人事上杨家山说话不再算话，只得退而求其次，向省委推荐冯国富做政府副市长。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吴书记当然不愿用杨家山的人，省委有关领导找他研究楚南市人事盘子时，他不仅不让冯国富进市政府班子，还觉得他再待在组织部，碍手碍脚的，定了他去市政协做在职副主席。

市政协在职副主席是正儿八经的副师级，属于政协班子成员，比助理巡视员的副师待遇名正言顺。不过名正言顺并不等于名正言重，政协究竟是个参政议政部门，不是主政部门，跟掌管帽子权的组织部更是不可同日而语。何况去了那个地方，自己这辈子的政治生涯也就船到码头车到站，走到尽处了。

当然人生就像一道抛物线，升得再高，也会有个顶点，过了这个顶点，谁都会往下回落。冯国富不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。只是他万万没想到，自己这么快就过了人生的顶点。按杨家山原来给他设计的，自己的顶点不是市委常委宣传部长，也是政府副市长。若在这样的实职上干上几年，退二线前即使做不了人大主任和政协主席，享受巡视员待遇是绝对没话说的。现在就去政协做副主席，不用说只能这么副师级下去，直到哪天去见马克思，堂而皇之将副师几个字写进悼词。

人事问题放在哪里都是非常敏感的，冯国富要离开组织部的消息不胫而走，很快在楚南市官场中传扬开去。有人替他抱不平，他才五十出头，就安排到政协去养老，实在有些委屈。有人则认为他在组织部呼

风唤雨多年,也该挪挪屁股,让别人去风光风光了。还有人猜测冯国富是不是哪里出了差错,被人揪住尾巴,才落得这么一个下场。然而当大家将他与杨家山联系在一起的时候,便觉得这是再也合理不过的事情了。杨家山的党群副书记都做不成了,他冯国富还能在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位置上坐得牢靠么?

背后的议论不少,当着冯国富的面,却谁也不会提及此事,都冯部长长冯部长短的,亲亲热热跟他打招呼,仿佛他还是原来的常务副部长,手中仍握着大大小小的乌纱帽。可从众人的眼睛里,冯国富分明感觉出了别样意味。过去他们那种发自内心的敬畏,那种不由自主的仰视已然消失,取而代之的是热情的敷衍,尽管这种敷衍不容易察觉,却是真真切切存在着的,让冯国富刻骨铭心。

组织部内部的人更是讳莫如深,一个个都在装聋卖傻。做组织人事工作的人比谁都清楚,位置的挪动,职务的升降,于当事人究竟意味着什么。爱去组织部行走的人也许有些印象,组织部天天做的是组织人事工作,可组织部里面的人却是轻易不肯触及组织人事方面的话题的。至少公开场合,或有外人的时候,他们总是不显山,不露水,目光旁视,语焉不详,完全一副局外人的样子。

组织部的人嘴上没说什么,脚下却往冯国富那里跑得勤了。尤其是他分管科室里的科长副科长,有事没事,都要找了借口,去向他汇报两句。冯国富知道他们的意思,是不想冷落了他这个即将去任的常务副部长。这更让冯国富心生悲凉,官场就是这么回事,一旦权力旁落,也就只有被人同情的份儿了。

当然表面上看去,冯国富跟以前没什么两样。听汇报时,该摆的架子还得摆,该拿的腔调还得拿。只是感觉有些不太对劲,说话不再像过去那样有底气。最要命的是老忍不住要在心里感激这些科长们,是他们给了自己摆架子拿腔调的机会。而过去冯国富是不知何为感激的。过去他能坐下来听科长们的汇报,是看得起他们,他们自然会心存感激,现在已经倒了过来,是他们看得起你,才来向你汇报。

这天连干部监督科科长严守一也进了冯国富办公室。平时严守一是很少到他办公室来的。干部监督科不在冯国富分管范围,严守一当然可来可不来。可来可不来的严守一来,了,冯国富一时不知他是何来意,笑道:“严科今天认错门了吧?”

严守一也笑笑,说:“常务部长的门是这么容易认错的么?别说我

在组织部混迹多年，对这道门再熟悉不过，就是外面那些想在官场有所作为的角色，也许会认错爹妈的门，也绝对不可能认错组织部常务部长的门。”

冯国富无心跟他饶舌，说：“严科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没事没事。”严守一说，“听说领导就要高升了，以后想看领导怕是没那么容易了，特意来看看领导。”

这是谁都不愿挑明的话，竟从严守一口里说了出来。冯国富有些警觉，望着对方，否认道：“严科从哪里得来的消息？我怎么一无所知呢？”严守一说：“冯部长别藏着掖着的，大院子里哪个不知道，您就要到更重要的位置上去了？”

冯国富说：“怎么个重要法？”

严守一说：“比助巡和常务部长更重要的位置，至少是市委常委呗。”

这已是在嘲讽冯国富了。人还没离开组织部，就敢这么跟你说话，这家伙实在有些可恶。冯国富咬牙切齿，真恨不得啐严守——口，却还找不到啐他的正当理由。

冯国富当然不会忘记，那年他从楚宁调过来时，干部监督科归他分管。当时严守一已是监督科的副科长，照理得多向分管领导汇报，谁知他却老在当时的常务副部长屁股后面转，不太将冯国富放在眼里。严守一的努力很快见效，先是解决了正科待遇，接着又如愿调进干部二科做了副科长。二科是管县区领导干部考察和选任的，跟监督科自然不可同日而语。加上二科属常务副部长分管范围，严守一跟他的关系也就更加铁了，不久常务副部长就在部务会上提出调开二科原来的科长，由严守一继任。这时杨家山开始接管党群，将那位常务副部长挪走，让冯国富取而代之。严守一慌了手脚，回头想往冯国富身上蹭，冯国富自然不买他的账，做通新任的金部长的工作，将严守一调回原来的监督科做了科长，表面上算是提拔，实际是靠边儿站。严守一也就对冯国富又恨又怕，天天盼着他离开组织部，自己好有出头之日。

果然三十河东四十河西，这回该冯国富挪位了。虎落平川遭犬欺，挪了位，就像去势的虎，被小人欺侮，也就在所难免。

冯国富去政协之前，组织部给他开了欢送会。

会议由银副部长主持，金部长做重要讲话，大家客客气气，畅所欲言，说尽了冯国富的好话。尤其是金部长的主题发言，从党性原则到工作业绩再到做人处事等诸多方面，对冯国富做了充分肯定。冯国富却怎么听都是悼词的味道，一阵悲凉袭上心头。政治生涯已经走到尽头，也确实该盖棺论定了。

会后金部长又找冯国富进行个别谈话，问他有什么要求没有。金部长是从省里下派来的，干不上几年就会另有任用，冯国富又是楚南人，不可能去争他的组织部长，彼此之间没有太多利害冲突，一直相安无事。至于要求云云，不过是金部长对他表示关心而已，他已经不是组织部的人，就是再有要求，也要求不上了。冯国富也就只拿好听的话回答金部长，感谢他多年来的栽培和扶持。

不想金部长却是怀有诚意的，说：“你虽然离开了组织部，组织部还是你的娘家嘛，有空常回家看看，一起叙叙旧。另外政协那边条件有限，你又刚过去，肯定会有不少实际困难。比如小车问题，我做主了，红旗车和司机小曹跟随你多年，还算合得来，你就连人共车一起带过去吧。”

这倒是冯国富未曾想到过的，心里一阵温暖，却不敢贸然接受，摇头道：“使不得，使不得。车是组织部的车，人是组织部的人，我有什么资格带走呢？”金部长说：“这不是资格不资格的问题，是组织部对你的一点小心意。据我所知，政协除了主席有台专车，副主席都是两三个共一台，而从你家到政协去，比上市委大院还远两公里，今天你离开组织部，明天就让你挤公共汽车上下班，组织上的面子往哪里搁？”